

# 光武帝刘秀

「泱泱大汉」

下

GUANGWUDI LIUXIU

Yang Yang Da Han

秦俊◎著

漓江出版社

限

下列日期前将

「泱泱大汉」

光武帝刘秀

GUANGWUDI LIUXIU

Yang Yang Da Han

秦俊◎著

漓江出版社

下

424905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回   | 赤眉军抓阉立皇帝 | 放牛娃一步登九天····· | 1   |
| 第 二 回   | 事不密更始杀绿林 | 破长安刘恭救刘玄····· | 13  |
| 第 三 回   | 借赛马张卬诛更始 | 报夫仇白玉刺朱鲋····· | 28  |
| 第 四 回   | 邓仲华五抗天子令 | 赤眉军纵兵淫皇陵····· | 40  |
| 第 五 回   | 邓仲华引咎归相印 | 汉天子笑语屈赤眉····· | 54  |
| 第 六 回   | 汉天子微服访宋弘 | 二地痞图谋二废后····· | 69  |
| 第 七 回   | 耿司空当面责帝过 | 老公主忽生再醮心····· | 84  |
| 第 八 回   | 汉天子为姐做红娘 | 宋司空不弃糟糠妻····· | 99  |
| 第 九 回   | 洛阳令触柱表忠心 | 汉天子受拒皇城外····· | 115 |
| 第 十 回   | 小邓奉举兵反南阳 | 亢金龙挂帅征刘永····· | 132 |
| 第 十 一 回 | 进谗言几陷耿大将 | 戏民女偏遇强项令····· | 147 |
| 第 十 二 回 | 丁玉翠不忍背余生 | 汉天子巧计全阴就····· | 160 |
| 第 十 三 回 | 苗子密弑主投洛阳 | 耿子昭四战平齐地····· | 177 |
| 第 十 四 回 | 语不谐刘求杀少女 | 擒凶犯董宣闯高庙····· | 192 |
| 第 十 五 回 | 为背汉隗嚣屡使奸 | 僭帝号公孙妄引讖····· | 209 |
| 第 十 六 回 | 汉天子巡幸阳翟县 | 白都尉巧设瞒天计····· | 225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回  | 严子陵袒腹迎汉帝 | 麻风女寻死报善人····· | 240 |
| 第十八回  | 恶大盗断腕盗玉镯 | 众百姓拦驾借寇恂····· | 254 |
| 第十九回  | 汉天子一废郭皇后 | 宋司空苦谏保圣通····· | 268 |
| 第二十回  | 贤贵人二全郭皇后 | 勇寇恂怒斩皇甫文····· | 283 |
| 第二十一回 | 哭姚期汉帝再回銮 | 征公孙阴就建奇功····· | 301 |
| 第二十二回 | 责吴汉破帚值千金 | 退功臣笑语释兵权····· | 316 |
| 第二十三回 | 马捕虏智审风流案 | 四千岁一语道天机····· | 332 |
| 第二十四回 | 男扮女四千岁私访 | 偷束胸王亭长栽赃····· | 347 |
| 第二十五回 | 求神仙狗蛋吐真言 | 言招祸书佐赴黄泉····· | 364 |
| 第二十六回 | 郭皇后下诏选美女 | 张太守翻脸拿千岁····· | 380 |
| 第二十七回 | 乘人危逼婚四千岁 | 肃朝纪怒斩大司空····· | 395 |
| 第二十八回 | 正吏风汉天子杀猴 | 救欧阳众儒生闹宫····· | 411 |
| 第二十九回 | 废太子刘阳做储君 | 征交趾马援掌帅印····· | 429 |
| 第三十回  | 刘文叔驾鹤西天去 | 汉明帝即位却非殿····· | 444 |

## 第 一 回

### 赤眉军抓阉立皇帝 放牛娃一步登九天

赤眉渠帅樊崇，听说刘秀称帝后，一怒之下，说也要立一个皇帝，这本是一句气话，没想到竟然引起了徐宣、谢禄、杨 愔和燕子的共鸣，击掌叫道：“好，咱们也早该立个皇帝了！”这使樊崇没了主张，樊崇愕然问道：“咱们这样干不是挺好吗，无拘无束，为什么非要立个皇帝？”

徐宣摇首说道：“大哥此言差矣！更始荒乱，政令不行，才使吾等举义成功，今吾等拥众四十余万，西向帝都，尚无一定名号，反被人称为盗贼，如何可久？倒不如立一个汉宗室做皇帝，仗义讨贼，那时名正言顺，还怕有人反抗不成？”

樊崇沉吟良久，点头说道：“贤弟言之有理，但眼下到哪里去寻一个汉宗室？”

徐宣道：“大哥不必多虑，我赤眉军中，就有一位现成的汉宗室。”

樊崇喜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请贤弟速速将他召来，吾要亲自见一见。”

徐宣满口应允，邀上燕子，带着卒吏，出了大帐，直奔后山。

时值初秋季节，山绿草肥，一群黄牛在后坡上悠闲地吃着青草。两个牧童正在玩羊顶仗游戏，其中一个叫刘盆子的，约有十四五岁，披发跣足，敝衣垢面，一脸鼻涕，活脱脱又一个刘玄出世。他的对手叫田豹，虽说比他还低了半头，却长得虎头虎脑，黑胖黑胖。二人顶了一个回合，刘盆子不支，被顶倒在地，爬起身来，拍了拍膝

盖，抹了一把鼻涕说道：“我输了一仗，还有两仗，来！”说着扳起左腿，曲至右胯，右脚跳着又向田豹攻来，田豹慌忙曲腿迎战，两个膝盖咚地撞在一起，各自后退数步；二次又上，如此者三，胜败未分。战到第七个回合，田豹改变了战术，当刘盆子攻来的时候，他将膝盖突然放低，钻到刘盆子曲腿之下，猛地朝上一顶，将刘盆子顶了个仰面朝天。

刘盆子爬将起来，揉了揉鼻翼说道：“来，还有一仗。好汉不赢头两仗，这第三仗我非胜你不可！”

田豹讥笑道：“得了吧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将左腿扳到右胯，单脚跳着迎了上去。刘盆子这一次学乖了，不停地改变战术，又是顶，又是压，战了二十几个回合，累得呼呼直喘。田豹也在喘，但没有刘盆子喘得那么厉害。又斗了三个回合，田豹故意将膝盖抬了起来，给他一个顶的机会，暗中却攒足了劲儿，等刘盆子的膝盖钻到自己的曲腿之下，用力往下一砸，刘盆子立脚不稳，身子朝前一栽，落了地，“哎哟，哎哟”地叫个不停。

田豹走到他身边，踢了他一脚说道：“你别装蒜，咱顶仗前可是说得明明白白，谁败了谁给赢家当马骑，爬起来吧，我要骑马。”说罢，又朝他踢了一脚。

刘盆子吸溜了一口鼻涕，拖着哭腔儿说道：“踢啥哩踢，谁说不给你当马了？”遂两手撑地，撅着屁股说道：“骑吧。”

田豹刚刚跨上“马背”，还没来得及喊“驾”，山坡下忽然有人喊道：“刘盆子，快下来，徐三老有事找你。”

田豹闻言，慌忙跳下“马背”，刘盆子更是一脸惶恐，一下站了起来，朝山坡下望去，那里站着二男一女。他认得喊话的这位男子，是个卒吏。还有一位男子，中等个儿，白衫蓝裤，是徐三老。他越看越惊，双腿不由得抖了起来。

卒吏见他迟迟不肯下来，大声催促道：“刘盆子，你咋恁不听话呢？快下来！”

他这一催，刘盆子越发心惊，双腿一屈，跪了下去。田豹也跪了下去……

卒吏正要发火，被燕子摇手止住了，面向徐宣，小声说道：“徐三老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咱上去吧。”

徐宣颌首说道：“好。”

刘盆子见徐三老一行向他走来，越发害怕，吓得不停地磕起头来，磕得额头上鼓了一个大青包。山下距放牛的地方，多说有三箭之地，不到盏茶工夫，徐宣他们便走了上来。徐宣瞅了瞅两位牧童，和颜悦色地问道：“哪一位是刘盆子？”

刘盆子不敢应腔，只是磕头。田豹大声说道：“我不是刘盆子，我叫田豹。”

徐宣抬起右臂，指着刘盆子问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就是刘盆子了？”

到了这时，刘盆子知道再也瞒不住了，期期艾艾地说道：“小人正是刘盆子，小人错了，小人从今以后，一定好好放牛，再也不玩羊顶仗了，请徐三老饶小人这一回吧！”说罢，又磕起头来，磕得咚咚直响。

徐宣伸手将他拉了起来，满面和蔼地说道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是来惩罚你的，我是奉樊三老之命，请你去做皇帝的！”

刘盆子又吸溜了一口鼻涕，瞪着一双惊詫的大眼睛问道：“请我做皇帝？”他摇了摇头说道：“皇帝我没做过，可我知道，那是个很威风也很麻烦的差事，出门有人开道，闲人还得闪开，想吃啥就有啥，想杀谁就杀谁，还跟了一大群女人，还得指挥打仗，还得防着有人暗算他、篡位，哎呀呀，这事儿我可真干不了，你还是另外请个人吧！”

燕子见他说得十分真诚，又带着几分稚气，强忍住笑劝道：“你不要推了，这事儿可由不得你，这皇帝你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。”

刘盆子拖着哭腔说道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燕子道：“你是不是汉景帝的七世玄孙？”

刘盆子老老实实在地回答：“是。”

燕子又道：“王莽篡了你刘家江山，绿林军立了个汉宗室刘玄当皇帝，谁知他不争气，把国家弄得不成样子，赤眉军想推翻他，再立一个汉宗室，你是汉高祖的嫡系子孙，你不当皇帝叫谁当呀？”

刘盆子抹了一把鼻涕，想了一想说道：“让我大哥当咋样？”

“你大哥叫什么名字，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叫刘恭，在长安跟着更始皇帝做侍郎<sup>①</sup>。”

燕子没来得及回答，徐宣抢先说道：“不行不行，更始那边的人咱不能立！”

刘盆子见他们并无恶意，不再那么害怕，大着胆子说道：“俺大哥不行，俺还有个二哥，叫刘茂，在咱赤眉军中养马。”

徐宣如获至宝道：“走，带俺们去见一见你二哥。”

刘盆子忙道了一声“好”。他走了几步，又停了下来，回头叮嘱田豹道：“小豹弟，你替我看一会儿牛，我将他们领去就回来。”

田豹大声应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看好牛。”刘盆子这才又转身带着徐宣一行，乐颠颠地朝华阴城走去。过了一个时辰，他们来到了位于城北的跑马场，跑马场的北边，是一溜儿马棚。刘盆子朝倒数第三个马棚儿一指说道：“在门口晒太阳的那一位便是我二哥。”

众人举目望去，果见那马棚的门口，靠着门框坐了一位蓬头垢面的汉子，他光着脊梁，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逮着虱子，好像每逮一个，便朝嘴里一放，轻轻一咬，发出一声脆响。其实，这响声燕子并没有听见，这是她的推测。行军打仗，长年洗不成澡，洗不成衣，还要睡牛草铺，很多人身上都有虱子。故而，每当天晴的时候，赤眉军的士兵们便成排地坐在营门前逮虱子，逮住之后，大都是用两个指甲去挤，挤得指甲都染成了红的。也有逮住之后，放到嘴里咬的，但

① 侍郎：汉代郎官的一种，本为宫廷的近侍。

不多，燕子曾经碰到过一个，恶心得一天没有吃下去饭，她皱着眉头儿说道：“徐三老，咱们还是折回去吧。”

咬虱的事，徐宣见得多了，不以为然，但又不愿拂燕子的话，正踌躇着，刘盆子兴冲冲地唤道：“二哥，二哥，徐三老要立我做皇帝，我说我不行，让你当。”

刘茂漫不经心地睁开眼皮望望，遂又低头逮虱子，口里喝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！小盆子，没事别瞎说。”

“你不相信？”刘盆子朝徐宣一指说道，“这位便是徐三老，你若不信，尽管问他。”

刘茂眯着眼仔细望去，不只看到了徐宣，还看到了燕子，就急急忙忙地跑了过去，脚跟尚未站稳，便兴冲冲地伸着脖子问道：“徐三老、燕从事，你们真的要立我做皇帝？”问完，一边搓着手，一边呵呵地笑着，露出两颗又黄又大的门牙。燕子觉着那门牙里边一定藏了不少死虱子，恶心得直想吐，赶紧将脸扭了过去，连声说道：“走吧，快走吧！”

徐宣朝刘茂瞟了一眼，见他又胖又矮，还是个癞痢头，的确也不是一块做皇帝的料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去。刘茂见他要走，往前跨了一大步，拉住他的后衣襟儿问道：“这皇帝的事咋说？”

徐宣反手一掌，击在他的胳膊上，大声喝斥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刘茂怏怏地将手松开，目送着他们沿原路返了回去，直到看不见了，这才朝地上啐了一口骂道：“娘那个×，恁大个官还出尔反尔，气死我了，呸！”

在华阴城外的十字路口，竖了一块木牌，木牌上贴了一张用黄绢写成的告示，凡是在这里路过的人，都要驻足看上几眼，偶尔碰上一个识字的，总要摇头晃脑，念上一番。卒吏在这里守了四个时辰，过路的数以千计，却无一人敢揭这个告示，不由得暗自埋怨道：“樊三老也是，放着两个现成的汉宗室不立，却偏要来寻，真他娘的

多事！不，这事也不能怪樊三老，贴告示寻人，乃是燕从事的主意，这个臭娘们！”

他一边骂着，一边朝路左边的高粱地走去，想去解手，收了牌子回去。谁知他刚褪了裤子，从南边来了一位头戴进贤冠的白面儒生，这个儒生见了告示，大喜过望道：“邻人果然没有骗我！”自上而下默念一遍，心里正自陶醉着，肩头突然被人拍了一把，他回头怒目视之，原是一个货郎，旁边还站了一位屠夫，于是不屑地翻了个白眼，摇扇斥道：“你拍什么拍？”

货郎满面赔笑道：“请你念出声来，俺也想听一听。”

屠夫也道：“先生，你要念，就把声音放大一点儿，俺耳朵有点聋。”

儒生心中尽管不悦，但还是念了，那声音愈念愈大：“急寻景王后裔。更始荒乱，内政听命于泼妇韩秀英，外政听命于无赖赵萌和李松，苛政比莽更甚，如此昏君，要他作啥，急寻一位景帝后裔，取而代之……”

货郎轻轻颌首道：“这就对了，昨夜俺梦见自己骑蛇入海，圆梦的说俺不久就要大贵，看样子，这皇帝非俺莫属！”一边说一边将手伸向了告示。

儒生惊呼一声说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急忙伸手去拦，却没拦住，那告示被货郎扯了下来。屠夫一把攥住货郎拿告示的手臂，厉声说道：“把告示给我！”

货郎紧锁着眉头儿说道：“给你，凭什么给你？”

屠夫将胸膛一拍，傲声傲气地说道：“爷是景帝爷的八世玄孙，你说这告示该不该给爷？”

货郎道：“你是景帝爷的八世玄孙，谁不是呀？”这一说屠夫傻了眼，可又不想失去这个机会，狡辩道：“你那玄孙是假的。”

货郎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凭什么断定俺这玄孙是假的？”

“凭什么，凭……”屠夫本是信口开河，经他这么一问，又无了

词儿，过了一会儿指着货郎说道：“景帝爷高高大大，仪表堂堂，你看你，又瘦又小，嘴长得像个猪轩子<sup>①</sup>，配做景帝爷的玄孙吗？”

货郎又气又恨，反唇相讥道：“你还说我呢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一脸横肉，还是个红眼梢子……”

这一下说到了屠夫疼处，屠夫扬手给了货郎一个嘴巴，打得他顺嘴流血。货郎也想回他一个嘴巴，掌未发出，又挨了一下，自知不敌，哭着说道：“你为什么打我？”

屠夫蛮横地说道：“为什么？就为你手中这张告示，爷问你一句，你到底给不给？不给，老子不只打你，还要杀你呢！”说着，反身从肉篓里抓了一把杀猪刀，高高地举了起来。

儒生慌了，大声劝道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！”卒吏比他还慌，提着裤子窜了出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休得撒野！”他冲到屠夫跟前，劈手将刀夺了下来，气喘吁吁地斥责着：“这里是你撒野的地方？啊？！”他用手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道：“你真是景帝爷的后裔？”

屠夫道：“我真是景帝爷的后裔。”

卒吏又指了指货郎：“你呢？”

货郎故作斯文地说道：“我是不折不扣的景帝爷后裔……”

儒生连连摇头道：“不妥，不妥也！”众人皆以诧异的目光盯着他，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折者，减少也；扣者，减除也！原是商贾用语，商品按原价扣除一些出售，叫做打折扣。不折不扣乃是一点儿折扣也不打，表示完全的、十足的，一点儿不差。此语用于物尚可，用于人则不可矣！”

卒吏见他满嘴酸气，不无讥讽地说道：“我看你一表人才，还挺有学问，只有你才配做景帝爷的后裔，只是……”

儒生满面惊喜，跷着大拇指夸道：“汝真是好眼力，好眼力！”

卒吏悚然一惊道：“你，你果真是景帝爷后裔？”

① 猪轩子：即猪唇。

儒生一脸得意之色道：“学生还是景帝爷的嫡亲后裔呢。”他这一说，屠夫和货郎沉不住气了，齐声问道：“你说你是景帝爷后裔，可有凭证？”

儒生反问道：“没有凭证吾敢来吗？”说得二人语塞。

卒吏想了一想说道：“照这么说，你们三位都是景帝爷后裔？”

三人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我们都是景帝爷后裔！”

卒吏道：“冒认皇亲可是要杀头的！”

三人都道：“杀了头我也是景帝爷后裔！”屠夫说这话的时候，还拍了拍胸膛呢。

卒吏又依次将三人扫了一遍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们三人都是景帝爷后裔，可皇帝只能立一个呀！”

三人抢着说道：“立一个就该是我！”

“是我！”

“是我！”说着说着屠夫又想动武，被卒吏喝住了，“不要嚷了，我把你们三人带回樊三老大帐，由他定夺！”三人点了点头，跟在卒吏身后，来到了樊崇帐中，举目一瞧，不觉大吃一惊：“乖呀，这帐下站了黑压压一片，足有一百来人，莫不都是景帝爷的后裔吧？”他们仨的担心，倒也不无道理，忽见樊崇手指众人问道：“你们都是景帝的后裔，我该立谁呀？”

话声未绝，众人便齐声嚷道：“应该立我！”

“立我！”

“不行了，抓阄！”

“抓阄？”樊崇双目突地一亮，暗自思道：“这办法不错。”遂命徐宣前去设置坛场，约定翌日辰时三刻，用抓阄之法确立皇帝。

徐宣遵嘱而行，一夜之间，在华阴城的西北角上，建了一个三尺高的土台，权作坛场，在坛的上边设了一个香案，那案上还设一神主，乃是仪表堂堂的汉景帝。徐宣双手捧篋，站在神主右边，身后是董宪，左边偏后，立着谢禄。樊崇跪在神案之前，低声祷告道：“景

帝容禀，在下欲立大王之后为皇帝，谁知应征者竟达一百六十七人，孰该立孰不该立？在下不敢自作主张，特禀明大王，抓阄定之，请大王暗中保佑，为万民择一有道之君。”

坛下众人，听他这么一说，自言自语，暗中祷告起来。惟有刘盆子心不在焉，跼着脚尖儿东张西望。

樊崇祷告完毕，立起身来，朝坛下众人扫了一眼，回目指着徐宣所捧之篋，缓缓说道：“古时天子将兵，常称上将军，今书‘上将军’三字，置之篋中，请诸位依次登坛，自择一阄，以定明主，听到了没有？”

坛下众人齐声应道：“听见了！”众一边说一边朝前挤。人群中忽然有人叫了起来：“妈呀，挤死我了！”

樊崇右手叉腰，左手朝那呼叫的地方指了一指，大声喝道：“想干什么？说的就是你！你再敢挤，我立即将你揪出来宰了！”他这一喊，谁还敢再往前挤呀？都乖乖地站在原地。

樊崇挥舞着拳头说道：“听着，诸位都给我听着，抓阄时不许朝前挤，不许吵闹，不许乱队，违者乱棍赶出，听到了没有？”

众人回道：“听到了！”

樊崇将手一挥道：“开始抓阄！”说罢，他退到神案左边，立定了脚跟，二目炯炯地盯着坛下。屠夫率先跑上坛来，探手入篋，摸出一阄，低头一瞧，连声说道：“晦气，晦气。”徐宣明知他抓了一个空阄，仍例行公事地问道：“有字无字？”

屠夫道：“无字。”

徐宣将手一挥说道：“下去吧！”屠夫疾步走了下去，差一点儿撞到货郎身上，二人互瞪了一眼，又分道而去。货郎上得坛来，将手插进篋中，摸索了许久，方摸出一阄，举目一瞧，脸色突变，顺手朝坛上一掷，走下坛去。

儒生整了整衣冠，缓步登上坛场，走到徐宣面前，停了一停，又朝前走去，弄得徐宣莫名其妙：“他不是来抓阄的吗？为什么放着阄

儿不抓，却往前走呢？”正要叫他，他却在神主面前停了下来，很是虔诚地拜了三拜，转过身来，走向徐宣，将手伸到篋中。他忽然又缩了回来，闭着眼儿自言自语一番，双手又在衣襟上擦了一擦，二次探手入篋，摸出一个阉儿，又闭目祷祝几句，方将那阉儿慢慢地举到眼前。众人屏声静气，暗自想道：“这皇帝的桂冕，恐怕要降到他的头上。”

徐宣也是这么想，故而他分外客气，轻声问道：“您那阉上有字无字？”

儒生叹了一口气，酸里酸气地回道：“有字的吾想它它却不来，无字的吾不想它它却来了！”

徐宣知他抓了个无字的空阉，又白白地浪费了这么长时间，不再对他客气，大声说道：“就你这个酸样，下辈子也别想当上皇帝，下去吧！”

儒生缓步而下，冲着疾步登坛的刘茂想说什么，又吞了下去。

刘茂径直走到徐宣面前，在篋中摸了许久，方抓出一个阉来，手未出篋，又放了进去，如此者三，直到徐宣发了脾气，这才胡乱抓了一个，拿了出来，举目一瞧，见是一个空阉，一脸懊丧之色。

徐宣道：“有字无字？”

刘茂哭丧着脸说道：“徐三老，我忘了给神主磕头，也忘了祷祝，我，我想再抓一次。”

徐宣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不行！”刘茂无奈，只好快快地走下坛场。

下一个就是刘盆子了，可他迟迟不肯登坛。樊崇有些火了，用手一指高声说道：“你怎么还不上呀？”

刘盆子抹了一把鼻涕说道：“樊三老，我给你商量个事，我也不是做皇帝的料，我那个阉我不抓了，让给我二哥，您说咋样？”

樊崇摇手说道：“不行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快上来抓吧！”可他还是不肯登坛，惹恼了身后一位汉子，朝他猛地推了一把斥道：“别耽

搁时间了，你不想当皇帝，我们还想当呢！”

刘盆子很不情愿地登上坛去，胡乱抓了一个，朝那阉瞅了瞅，嘟嘟囔囔：“人家都没字，偏偏我这个有字，晦气！”随手朝坛上一抛。徐宣大跨一步，弯腰将阉捡了起来，惊叫一声道：“果真有字！”

樊崇、谢禄闻言，大步朝徐宣走来，惟有董宪站在原地不动，面带冷笑。

樊崇接过阉儿一看，见上边写着“上将军”三字，认定眼前这个放牛娃，便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真龙天子，双腿一屈，朝刘盆子跪了下去，徐宣、谢禄不甘落后，也慌忙跪了下去。他们三人一跪，坛下的人也跟着跪了下去，“扑通扑通……”那跪地的声音，如同下饺子一般响成一片。刘盆子见这么多人突然向他跪拜，吓得哭了起来。樊崇好言劝道：“陛下莫哭，吾等真心实意拥立您做皇帝，您不必害怕。”

刘盆子哭着说道：“我不想做皇帝，我还想放牛。”一边说一边往前走，任你咋劝也劝不住，樊崇恼了，把眼一瞪吼道：“你再敢走上半步，我……”刘盆子当即止住了脚，变哭为泣。樊崇命燕子将事先做好的绛色单衣、空顶头巾和绣花靴子献了上来，逼着刘盆子穿在身上，由祝官宣读祝文，祝文读毕，祭礼告祖，而后将刘盆子扶上黄色龙椅，面南就坐，接受众人朝贺。

刘盆子神色惶惶，几次离座欲走，又惧于樊崇之威，勉强即了帝位，接下来便是大封百官，百官的名单，是樊崇他们早就拟定好的，照理丞相应该由樊崇来做，他不识字，让给了徐宣，自己做了御史大夫，谢禄为左大司马，杨恽为右大司马，燕子为大司空，自董宪之下，皆为列卿，或称将军。

刘茂也是列卿，食有鱼，出有车，还拨了两个卒吏供他驱使，心中十分惬意，与三弟闲聊之中，聊到了大哥，说大哥知书识礼，在更始那里才做了一个小小的侍郎，实在有些屈才，倒不如把他召回来，也拜一个列卿，岂不更好。此言一出，刘盆子欢喜万分，命他二

## 第 一 回

哥连夜前往长安，去召刘恭。谁料那刘恭闻听三弟被赤眉军拥立为帝，吓得面无血色，许久方道：“这是胡闹，这是造反，造反是要灭族的！”非要逼着刘茂跟他一块儿面见更始请罪，求得他的宽恕。

刘茂哭丧着脸儿说道：“我不能去，我一去他把我抓起来咋办？我不是怕死，我是为咱三弟着想。我来之时，三弟拉着我的胳膊哭着说道：‘二哥呀，你速去速回，半月后要是见不着你，我也不活了。’”

刘恭想了一想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速速回去，叫三弟赶紧辞了皇帝，赴长安请罪，切记，切记！”

送走了刘茂，寻了一根荆条，负在背上，正要去未央宫请罪，刘玄颁下旨来，说他三弟，妄自称尊，犯了谋逆大罪，要将他斩首示众，多亏中郎将赵憺从中周旋，那涎水泡才法外开恩，改杀为押，待破了赤眉，问明情况，再行定罪。

## 第二回

### 事不密更始杀绿林 破长安刘恭救刘玄

寂静的秋夜，下弦月无精打采地悬挂在西南天空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大都进入了梦乡，路上偶尔也有几个行人，都是来去匆匆。去泚阳王府的这几位，每当走至拐弯的地方，总要驻足观察一番，直到确信无人钉梢，方肯前行。

往日，泚阳王府的大门里边，总是卧着两条牛犊似的黑犬，稍有风吹草动，便狂吠起来。今日，人已到了大门口，还未闻到大吠之声，那门不叫自开，王凤立在门内，朝众人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，径直将众人带到后院的密室之中。王匡已在那里等候多时，见了众人，并未显出怎么亲热，哑声问道：“季孟呢，怎么没见季孟？”

张印讶然说道：“他不是已经来了吗？”

王匡摇手说道：“没有呀，我在这里候了半个时辰，未曾见他照面。”

廖湛不无担心地说道：“这家伙连亲叔都敢出卖，莫不是又去向皇上告密了？”

王匡十分肯定地说道：“此非彼时，他不会出卖咱们！”正说道门呀的一声开了，走进来一位紫脸大汉，双手抱拳，一脸歉意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老家来了几个人，让诸位王爷久等了！”

王匡摆了摆手说道：“不必客气，坐，请坐。”那汉子疾步走到申屠健下手，挨肩儿坐了。

这汉子便是季孟，姓隗，单名一个“器”字，天水成纪人，年轻时经国师刘歆引荐，在朝中为官，刘歆死后，回归故乡，正碰上他的两